

里。你只见到铜币，见不到爱。记着，不要上铜币的当，要寻找珍爱。”

我没有再见到班奇太太。她当晚死了。不过她给我留下了最好的遗赠：帮助我珍爱自己的工作——做一个好护士。

大道理 一个普通的农夫，为了给妻子的一件信物，竟然失去了生命。从此，妻子知道了，信物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必须以爱为依附。如果没有了爱，多么珍贵的信物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在生活中什么事情都需要爱和感情的投入，才会有滋味。

你们爱我吗？

吴虹飞



那时父亲远在他乡，一年回来探望我们一次。回来时往往是搭乘深夜过路的火车，我就要竖起耳朵听。我们一年到头通信，信里父亲会告诉我他回家的大概日期，此后的日子我是在倾听中度过的，因为父亲会从县里的火车站坐着屁股冒烟的突突响的小三轮，乘着浓浓的夜色赶到我们家门口。他提着黑色的行李包，轻手轻脚绕到窗户边——那么多个熄了灯的窗户，他必须准确找到我们家的那个，轻轻地敲玻璃：笃、笃、笃。我听到他叫我的小名：伊莲，伊莲，我就知道父亲回来了。

这使我养成了倾听的习惯。母亲上夜班去了，我就一个人躺在屋里的凉席上听。我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缥缈的歌声。只要是在安安静静心痛的情境下，我就能听到来自远方的歌声。它的韵律是回旋的，却不重复，一直这么延续着，传递下去，从一个到另一个，遥远得如同挽歌。

我几乎没有写过我的父亲。为亲者讳，还有，我对父亲知之甚少。

父亲偶尔失眠。他有些焦虑，他把这个遗传给了我。他有些小气，或者心胸狭窄、为人孤僻，他也把这个遗传给了我。

他把他的眼睛遗传给了我。

父亲英俊，英俊得像别人的父亲。我却从来不漂亮，还有人认为我不够风骚。

这激起了我的好胜心，我很想风骚一把，证明自己的潜质。我烫了头，染了发，穿了以前从来不会穿的、桃红色的、有些低胸的裙子。可是还是有很多人，认为我不够风骚。

看来我们家族缺乏风骚的气质。

比如父亲，其实很英俊，但他没有滥用过他的英俊。

他的女儿，每年都要给他写信，相互鼓励，相互支持，等待着每年一度的相聚。对于一个家的梦想，幻想了这么久，在信纸上如此积极、如此诗意地建构的关于团聚的一切，都只是纸上的乌托邦。在现实面前，梦想脆弱得不堪一击。父亲和母亲吵架、殴打、哭泣、咒骂，女儿只好又回到了住宿学校。

坐上车将离开家的时候，父亲在后面追赶。他走路时脚有点八字，这样他看起来又苍老又可笑。他举着一袋馒头热切地说，刚热好，要不要带走？

在我14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父亲问我：你们爱我吗？

我的父亲，他一定没有想到，他的女儿会把这句话记得这么清楚，过了这么多年依然不敢轻易想起。

我没有给他肯定的答复。